

## ◆读帖记

## 帖,字帖,散文帖

程耀恺

继《诗经》热之后,又轮到字帖热了,“帖”差不多成了各路文章高手的新宠。

从前咱家也有几种字帖,用的时间久了,难免有破损,然而,那上面有拂拭不去的前辈余徽,一直珍藏于高阁之上。而我真正接触碑帖,则始于跟吴先生学字。吴先生在大学里一面教古汉语,一面砚田笔耕不辍,他的书法作品,风姿秀丽,纵横挥洒,方圆兼备,刚柔相济,笔势颇类北宋的米芾,吴先生退休了,书名反而鹊起。自前年春上开始,我跟他学字。他说:我只负责导读碑帖,临帖的事,你自己摸索好了。我开玩笑似的反问他:你想收我为碑帖学研究生?

吴先生笑而不答,只给我开出近百种碑帖目录,要我留意收集,同时补充了一句:弱水三千,可先取一瓢饮。就这样,魏晋飘逸之风,六朝碑版之意,就进入了我的书房,并且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了。

差不多每周去吴先生那里一次,听他讲解碑帖。他的解读,不循时代,不按书体,而是依人说帖,他先确立一个关键书人,而后上溯下连,这方法看似平淡无奇,实则山高水深。譬如这一阵子,他跟我说杨凝式,居然让云谲波诡之旧事,与真假莫辨之近闻,相互碰撞,令我如饮春醪,顿觉陶然。

吴先生说:这个杨凝式的传世之作虽然只存四幅,但他不仅在书法中上名气很高,而且在当下,因为《韭花帖》,成了众多文人追慕对象。我听了之后,很是愕然,他却说:你应当觉得好玩。历史好玩,世事更好玩。你先在网上把近期报刊上有关《韭花帖》的文章下载下来,明天过来我们慢慢品读。

检索与下载相当顺利。计有雪小禅的《生活帖》、王守民的《绝版的韭花》,还有本省与外省晚报副刊上五六篇相关文章。雪、王的文章先后发表在某权威散文杂志上,而晚报上的文章基本上是《生活帖》的衍生物。此外,杨凝式的《韭花帖》《夏热帖》《神仙起居法卷》《庐鸿草堂十志图跋》的影印件,我也备齐了。

翌日下午,吴先生沏了一壶黄山毛峰,在书房里静待我的到来。见面后,我把预备好的资料奉上,吴先生先让我读他写在纸上的杨氏简介:

杨凝式(873——954),字景度。华阴人,居洛阳。杨父为唐末代宰相。凝式于唐昭宗朝登进士第,初授度支巡官,再迁秘书郎、直史馆。唐亡,历事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,官至太子太保,卒赠太子太傅。杨长于诗歌,善笔札。喜于寺观粉壁之上题写,成洛阳一景。时人以其纵诞,或称其“太师”,或称其“杨风子”。

吴先生浏览了我下载的资料之后说,雪、王的文章他拜读了,副刊上的衍文存而不论,于是,我们就把注意力,集中到这两篇文章上。

吴先生一再让我先发表看法,我推辞不了,只得班门弄斧。我说我比较喜欢雪小禅的文章,她的《生活帖》跳出固有读帖套路,经典书法作品中的文化信息与人文情怀,经她妙手疏导,流入生活的长河,这方面,她有开拓之功。她的文字清新活泼,读来亲切,只是有两处硬伤,其一是“夜雨剪春韭的韭花

帖”,把杜甫“赠卫八处士”中的“春韭”剪接到杨凝式“当一叶报秋之初、乃韭花逞味之始”上,有点颠倒乾坤了;其二是把王献之的《鸭头丸帖》里的“鸭头丸”当成“丸药”了,殊不知“鸭头丸”者,墨之名也。香港吴羊璧先生在其大著《书家与书艺》中指出:“最早的墨可能是成丸状,称丸。现在的潮州方言中仍然保存这古语,称墨锭为‘墨丸’。”至于王先生的《绝版的韭花》,主旨是写杨凝式其人,然而仅仅依据“杨风子”之称,断言“洛阳城里多了一个装疯卖傻的人”“杨凝式是疯了……所以他疯,疯得坦然无比”,这就匪夷所思了。王的文章,自然绕不开《韭花帖》,却又想当然地说什么:“他写《韭花帖》或许是因为别人送他一个韭花糕”,全帖只有六十五个字,仅有“韭花”,何来“韭花糕”?“韭花糕”如何用来



新气象{漫画} 杨树山 作

佐食肥嫩的羊羔肉!王先生还以为杨凝式是“最早的养生专家”,为此他引了《神仙起居法卷》中的诗,却把帖中的“华阳焦上人尊师处传”等字截留,以造成杨氏原创的误读效果,作为自己推演文章的动力。更有甚者,所引帖中的诗句,竟将“手摩胁与肚”中的“肋”字改为“肋”,“踞之彻与腰”的“彻”字由简改繁,都是让人费解的事。

听我胡侃一通,吴先生说:过去读帖的人,像是有个围栏围着,雪小禅在围栏上开了一扇门,以便更多的人进入栏内观光流连,她确实聪明,两处硬伤,算是瑕不掩瑜。至于《绝版的韭花》,你所发现的悖谬矛盾之处,我也注意到了,不过总体上我没读懂,不敢妄加臧否,姑且取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“妄言妄听,记而存之,非有所感也”来作为我们的态度,也许比较妥当。不过中国的碑帖,确实像个围栏,读碑读帖,路径非一,像《生活帖》那样轻松读帖,家常读帖,诗意读帖,当是一种很好的尝试。然而,以今日之寸心,欲知千古之旧事,总以明白为要。古人说“以其昏昏,岂能使人昭昭”,一己之昏昏,也就罢了,若以己之昏昏,教人昭昭,那就不可取了。

好语似珠穿一一,妄心如膜退重重。藏帖,读帖、临帖,有吴先生这样的大家引导,沿着“明白”的小路往前走,一定能通往“自由”之天地。

## ◆风物记

## 拒霜花

鲍安顺

有年高考诗歌鉴赏题,是南宋诗人吕本中写的《木芙蓉》诗:“小池南岸木芙蓉,雨后霜前着意红。犹胜无言旧桃李,一生开落任东风。”诗意隐喻南宋因主战的仁人志士,屡遭排挤,仍不屈不挠,不显孤单,就像经霜犹盛的木芙蓉,身处险恶,却头颅高昂,意志坚定。如此风骨力量的花,用以启迪考生心智,练达考生品质,是极有意义的。木芙蓉,也叫拒霜花,在诗里那花拒霜,人也拒霜,生命临寒不畏,情操高尚,极其可贵。

清代袁枚写诗赞木芙蓉“莫讶风鬟吹不乱,芙蓉原是拒霜花”,写出了木芙蓉品性,那诗里芙蓉,显然不是水芙蓉荷花,那荷花不会拒霜,只会餐风饮露,是个美丽温情的水中娇人。木芙蓉不同,它在岸上,任寒风吹打,它花开不乱,容颜富丽妖娆,风华绝代。那木芙蓉,在寒天里豁达坚强,花开茂盛,那拒霜傲然的本性,正如它的别名拒霜花,寓意挺拔,不屈不挠,顶着寒风,笑迎寒霜。

唐朝元稹诗赞菊花: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我认为写得有点谬误,菊花之后,不仅有梅花、腊梅、忍冬花,还有风姿绰约的拒霜花,它不择土壤,花大色丽,折了一根较粗的枝条,插在门前的空地上,翌年春天就会发芽吐春,迅速长成一片片新绿。到了晚秋初冬,也有地方到仲冬时节,花开迷人,熠熠生辉。

以拒霜花为题写诗的大诗人,有王安石、欧阳修、杨万里、苏轼、陆游。王安石写:“红英浑欲拒严霜……咸里人家承露囊。”它拒霜承露,坚贞昂扬,有娇美红艳,也有承露风光。欧阳修写得很直接——“鲜鲜弄霜晓,袅袅含风态”,让人目光为之惊叹,内心却气象万千。杨万里写的则充满了人性化色彩:“风露商量借膏沐,燕脂深浅入肌肤……字曰拒霜浑不恶,却愁霜重要人扶。”那个诗中的人是谁,值得玩味,众说纷纭。苏轼也不拉后,他欣然写道:“唤作拒霜知未称,细思却是最宜霜。”写的看似直白单调,可是那拒霜品性里,有隐喻之美,也有哲思之趣,玩味不尽。陆游也贺诗:“何事独蒙青女力,墙头催放数苞红。”那青女,也是靓女,像拒霜花开的娇红,温馨迷心,充满诱人的魅力。

还有名气不大的许多诗人,也写拒霜花。宋代诗人陈与义有“拒霜花已吐,吾宇不凄凉”,元代诗人蒲道源有“岂为严霜成槁质,要凭初日发妍姿”,金代诗人党怀英有“孤芳为谁艳,一笑聊自献”,明代诗人申时行有“艳态偏临水,幽姿独拒霜”……诗人们都把拒霜花,写得生机盎然,赋予它凛然之态,在清冷萧瑟里,风光亮丽,色彩缤纷,妩媚娇艳。事实上,拒霜花在霜降节之后、秋菊萎谢之时,仍凌霜怒放,独殿群芳,如锦似绣,灼灼风舞。

有年我去四川成都,看那儿的木芙蓉最多,以此为市花,且称“蓉城”。有人说,“城中蛾眉女,芙蓉不耐寒”,是说木芙蓉,在长江以北生长,与在江南之地不同,那地上部分的植株,会在冬天冻死,所以说不耐寒。我想,以植物学上的观念来阐释,它的不耐寒习性,是在长江以北,且指植株,而不是花朵。而在江南,百花凋谢时,木芙蓉傲霜绽放,柔弱里显风情妩媚,韧性里显婉约舒展,像个坚强美丽的女人,让人心动,也让人心悸,更让人心驰神往。

入冬后,我每天走过的湖畔,有几株木芙蓉,它花开花落,甚是奇特,那花蕾,在雨天收紧,像一个个紧绷的棉花球,口齿微开,不卑不亢,若神情惟妙惟肖,让人怜爱。可是,只要阳光明媚,那些花蕾迅速开放,姹紫嫣红,让人赏心悦目。我突然想,那在雨天收紧的花蕾,是何等的可贵,临危不惧,是自我保护,让生命张弛有度,积蓄力量。看着阳光下盛开的拒霜花,心境豁然开朗,我终于明白,杨万里在诗中人性化描述的那个人,是充满色彩的力量,或像阳光,点燃了盛开的焰火,也点燃心灵诗意的风光。

